

问羊知马 盘点年华

□葛亚夫

羊年晃悠悠远去。问羊知马，过去去过。岁末，温故羊年，不觉间“心猿意马”起来。

那天，到医院看病，因一项莫须有的费用，我找医生理论。看我面红耳赤徒劳而无力地竭力争执，妻捧腹大笑：真是“傻先生，刮大夫！”我忿然：是大夫刮我可好！妻叹口气：这就是你的悲剧，被刮的命！不过，你都傻成这样还有人刮，也算遇到知己了！

她犯个低级错误，把我和我的职业混为一谈。我却无言以对，谁让我选择教师这所“清水衙门”。妻挖苦道：别“抬举”自己了，要打个半价，只有清水，没有衙门。她眼一亮：有了！你去考公务员，回头咱再刮他。我连连摇头：你不是存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

对我的工作，妻一直颇有微词。同一座城市，工作时间也差不多，但工资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！我的薪水不给力，使她的梦想孤掌难鸣。她就极力怂恿我换工作，美其名曰：是金子到哪都发光。但作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金子，我在她

眼里却黯然无光。

羊年，“教师”成了替罪羊。猴年，我要破石重生，照彻妻顽石般的偏见。

除站讲台，我还喜“爬格子”，但同样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如今习惯用金钱量化成就，一直徘徊在零钱处境的稿费，并不能给写作证明。对写作，虽情比金坚，我也只能像偷情。连妻都取笑我，追她时都没如此煞费苦心，如今她都成老婆了，我还是草根“坐家”一个。

几年前，和文友组团“四棵树”，誓要擎起一片天。如今，只有我还写点“豆腐块”，也只是为换取稿费，补贴家用。但我知道，写作未必能改变命运，起码能改变自己。

羊年，我的文章仍未羚羊挂角。猴年，我不再轩鹤冠猴，要顺应内心，写真情文字。

陪外甥乐颠颠地看“喜羊羊”。母亲絮叨着：和你一样大的谁，孩子都看喜羊羊了。我收敛起笑容，备感“鸭梨山大”。我望妻，她又打起哑语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忙着工作、

赚钱、买房……自己的一堆事都还没搞定，哪敢把下一代拉下水。

如今，生养孩子绝非儿戏。母亲不明白，我们也不明白。这是代沟，也是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突。妻安慰母亲，指着电视：我们也想要个羊宝宝，你喜欢哪个？母亲顿时眉开眼笑：喜羊羊宝宝。妻望向我，得意地笑。人老了，也像孩子，需要哄骗。

羊年，多歧亡羊。猴年，我想专注一点，像个未开化的石猴，享受生命，享受生活。

元旦前去旅行。妻改头换面，刘海上挽，换成“羊角”。她美洋洋地说：新年新气象，从头开始，再不装嫩就老了。我们站在山顶，眺望。妻大声喊：努力赚钱，好好生活，养个猴宝宝。她温润地看着我：过去真的过不去了！还好，将来可以。

《西游记》又重播了。“亡羊补牢”，年终，我像只整装待发的石猴，一边盘点着渐行渐远的羊年，一边盘算着猴年要取的经：工作，生活，事业，爱情……

只想和你说说话

□秦莉萍

晚上21时，四周寂静无声。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，新换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，划破了宿舍的宁静与安详，似乎给这个夜也增添了柔情和妩媚。

因工作缘故，和先生一直分居两地，我们各自住公司宿舍。偶尔的小聚亦是温馨如春，小别胜新婚。

“在哪儿呢？回宿舍了吧！”几乎每天这个时间，先生的电话如约响起。“嗯，看书，你呢？在宿舍还是车间？”我放下书，柔声回他。其实，先生打来电话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每天习惯于和我说话，听听彼此的声音而已。有时问彼此工作情况，有时聊天时嘻哈一团，有时海阔天空胡乱调侃，有时我亦撒娇亦埋怨亦愤怒。一次聊天时，先生说近日工作压力大，和我说话后，心情轻松了很多。我突然心疼电话那端的他。

办公室有一同事，每日中午饭后，不是同事打给妻，就是妻打给他，无非就是问问吃饭了没？在干啥？同事回答，有时忙着招待，有时赶着写材料，有时闲在网上溜达。总之，说说问问之后彼此就挂掉电话。同事对妻说话语气温柔至极，他尽量压低声音说话，但还是能听出语气中透出幸福的“腻”味，那种“腻”，让人好生羡慕。这般儒雅温柔和妻说话，那生活中与妻相处的时刻，不是更体贴温柔吗？其实，幸福的夫妻，不都是这样吗？只不过，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。

可如今的普遍现象是，下班后，女人忙做饭，男人闲着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。像同事那样的温柔暖男极少，太多夫妻两人相处在一个空间时，各自忙着刷微博，或聊天，或看新闻，或玩游戏，或网上购物。说话，这种方式被现代化电子产品代替，被沉默取代。不管家里有几儿，都忙，忙着和手机肌肤相亲，忙着和电脑亲近。

女友倩文和她老公因工作缘故每月偶尔相聚一次。即使在一起，倩文对老公毫无热情，冷淡如冰，或是老公守在电脑前，她不是逛街购物就是在家拿着手机微信聊天。老公感受不到家庭的温馨，回家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次我开玩笑提醒她，再不好好和老公聊聊天，这样下去，小心老公被小三勾去了哦！倩文跟我埋怨，说她老公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和她吱声。我说，那你做什么事情有和他沟通吗？倩文气呼呼赌气，他不和我说，我也不跟他说，看谁犟得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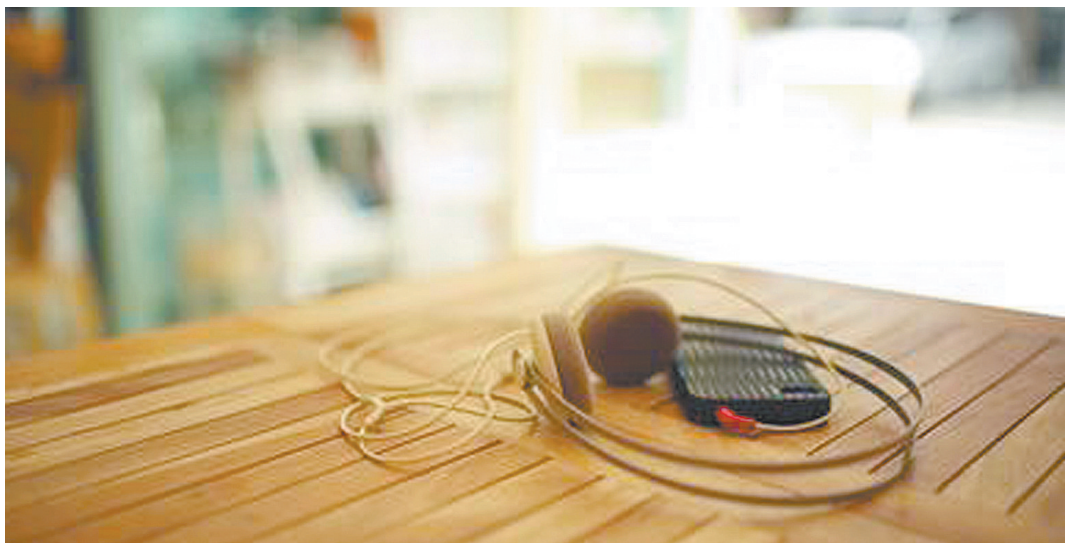
眼看婚姻快解体，我都替倩文着急，劝她和爱人好好沟通，可她根本不在乎。和爱人说说话，有那么难吗？

这个世界有太多美妙的声音，然而几乎没有一种声音可以代替人声来给予伴侣心安。这个世界有太多美妙的文字，却几乎没有一种文字可以代替母语来给予人们踏实感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偶尔情绪低落，或分享快乐，并非是缺少一个可以倾听的人，而是内心的情感需求，仅仅只是想和伴侣说说话而已。不经意的嘘寒问暖，才会让伴侣感觉到家的温馨，才会让自己在伴侣心中的位置明了。

在嘈杂的世界里，和伴侣的低语，也许是婚姻生活最好的稳定剂。

◎——投稿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或投至ycby2013@qq.com



人生百态

爱情的硬伤

□王晓静

清玫一直以为她和丈夫赵川的婚姻是天作之合，两个人兴趣爱好性格各方面都很一样，往往她说这段时间单位没有什么事，下面他就接上了“要不去某某地方旅游”，而这个想法正合她的心意，连地方都是她喜欢的，明明是她想说的话被他先说出来了。跟朋友聚餐，两个人的筷子经常亲吻，因为满桌子的菜，他们喜欢吃的都是一样的。

结婚多年，家里很少有争执，清玫能从赵川身上看到自己，赵川也一样。他们互为镜子，只因各方面都太像。所以当听到好友刘莺离婚的消息时，同情中又带了一丝侥幸，她以为自己是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的。刘莺和丈夫冯涛的性格，一个如阳光般活泼开朗，一个如石头般沉闷木讷。结婚伊始，双方因性格的互补而互相吸引，但日子久了，却发现这样过日子有很多苦恼。她想喊上大帮朋友在家里玩个天昏地暗，他则想在书房里一个人静静地看书。她喜欢旅游，他则喜欢宅在家，包括考虑事情的思路、方式，他们都大相径庭。太多的摩擦最终击碎了婚姻坚硬的堡垒。清玫相信爱情的硬伤就是两个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，却还要睡在同一张床上，矛盾就像牙齿

和舌头的碰撞，简直无法避免，无处可逃。
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发现赵川不再抱着她睡了，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作为办公室主任，他的确很忙，但她清楚，他还忙不到要经常加班的程度。这天下午瓢泼大雨，她隔着窗户上的雨幕，望向黑沉沉的夜，想起他没带伞。虽然他的办公楼离车库的距离并不远，但她还怕他淋着，于是拿起伞便奔去他的单位。路上，冷风携着雨丝打湿了她的脸，她忽然想起有次，也是下着这样的大雨，她去给他送伞，他感动得沉默了很久很久。走到他单位门口，清玫忽然站住了，她眼睁睁看着他揽着一个女孩的肩走出办公大楼，彼时已经夜色深浓，她以为他在加班，却万万料不到竟有红袖添香。他们狭路相逢，都愣愣地站着。

回到家，她还没张口，他忽然发怒，大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在你面前我总是像个儿子，你对我太照顾，甚至为我失去了你自己……”在赵川絮絮叨叨的抱怨中，清玫默默地靠在墙上。是的，她自从和他结婚，便慢慢地习惯了做一个贤妻良母，因为赵川身体的原因，他们一直没有要孩子，她就当他当成了孩子，把那无处发泄的

母爱全都倾注到他身上，她忘了自己曾经也是单位的业务骨干，她再也不关注自己工作上的发展，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着他转，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。最令他难过的是，那次她得了胃病，竟然还忍痛给他送伞，就是从那次，他觉得心灵承受的爱太重太重，而他承受不起。于是他想叛逆，本能地想逃避，刚好这时办公室分来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，对他总是表现出崇拜、仰慕。他手把手地教她各种业务上的难题，在女孩这里他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和呵护的快感。

清玫慢慢地闭上了眼，两行泪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，手中的伞也滑落在地上，她忽然觉得自己好蠢，为什么总是去送伞，太不吉利，伞就是“散”啊！

她却始终没弄明白，他们爱情的硬伤是她爱得太投入，失去了自己。她更没弄清楚，不爱自己的人怎能配得上别人的爱意深重呢？健康的爱情应该是爱自己三分，爱对方七分，让拥抱得太紧的胸膛中间留有一个拳头的距离，彼此才会有氧气呼吸。

